

# 夏夜听蝉

□孟祥昱

夏夜的蝉鸣,总在记忆里浮着。不是城市公园里那零星的、被汽车喇叭挤得细弱的鸣叫,而是乡村的蝉鸣,铺天盖地,从日头西斜一直到月亮爬上东墙,仿佛要把整个村庄抬起来,悬在半空中摇晃。

老家的院子后面,有一排老槐树。树干粗得三人合抱不拢,树皮皲裂如老人的手背,纹路里夹着些陈年的蝉蜕,空空的,薄得透光,像被谁小心剥下的旧信封。我小时候总爱蹲在树下捡这些蝉蜕,捏在手里轻飘飘的,对着夕阳一照,能看见里面纤细的脉络,像是蝉留给树的信,写满了整个夏天的秘密。

蝉鸣是从午后开始的。先是零星几声,怯生生的,像是谁在试嗓子。那时候太阳还毒,地里的麦茬子晒得发白,知了却已经按捺不住,在树缝里、草窠里试着第一声。“吱——”声音细得像游丝,刚爬上树梢就被热浪吞没了;“吱——”又一声,从更远的草丛里传来,尾音打着颤,仿佛被晒得发软。奶奶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脚“噗嗤噗嗤”扎进布

里,头也不抬:“知了猴该出土了。”我立刻扔了捡蝉蜕的竹篮,拎着小铁锹往树根处跑——所谓“知了猴”,是蝉的幼虫,黑黢黢的,傍晚从土里钻出来,顺着树干往上爬,爬到树杈处蜕壳,变成真正的蝉。

等暮色漫上来,蝉鸣才真正热闹起来。先是低处的树响,“吱——”一声拖得老长,像一根银线从树梢垂下来,在暮色里晃啊晃;接着高处的树应和,“吱——”声音更高更亮,像一把小号突然吹响,把天空撕开一道口子。我躺在凉席上,透过葡萄架的缝隙看天,星星还没出来,天空是青灰色的,像浸了水的蓝布。蝉鸣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的近,有的远,有的清脆,有的沙哑——近处的蝉鸣像碎冰碰撞,叮叮当当;远处的蝉鸣像风吹过竹林,沙沙簌簌;还有些蝉鸣带着破音,像是刚学会唱歌的小孩,唱到高处突然破了嗓子,惹得其它蝉跟着笑,一时间满树都是叽叽喳喳的附和声。

最妙的是起风的时候。风从西边的玉米地里钻出来,先吹动地上的草

叶,“沙沙”地跑过来;接着碰了碰槐树的枝丫,树叶就跟着“哗哗”地唱起来;最后风钻进树冠里,那些原本各自为战的蝉鸣突然被搅在了一起,有的声音被拉长,变成“吱——”的长调,在风里飘得老远;有的声音被挤扁,变成“吱!”的短促尖叫,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还有几只蝉特别固执,死活不肯被风吹乱节奏,“吱——吱——”地唱得愈发用力,仿佛在跟风较劲。风大的时候,整棵树都在呜呜作响,蝉鸣、树叶声、风声混在一起,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每个“乐手”都在尽情发挥,吵吵嚷嚷却又莫名和谐。

奶奶的蒲扇还在摇。她坐在我身边,身上有晒过太阳的暖香,混着艾草蚊烟的味道。“你听。”她忽然说,“这蝉鸣里头,有老槐树的声音。”我不懂,仰脸看她。她的皱纹在月光里像被水浸过的宣纸,“老槐树活了一百多年,每年这时候,蝉就在它身上闹。树不嫌吵,蝉也不怕树高,它们一块儿过了多少个夏天了。”我盯着树影看,月光把枝丫的影

子投在地上,像谁用细笔在青石板上画了幅画,那些蝉鸣仿佛就是从画里淌出来的。

后来我搬去了城里。夏天的夜晚也有蝉鸣,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小区里的树太年轻,蝉鸣稀稀拉拉的,像是怕惊扰了谁;马路上车灯太亮,把星星都逼得躲起来了;空调外机的轰鸣盖过了蝉声,偶尔有一两声蝉鸣挤进来,反倒显得突兀,像不小心掉进咖啡里的糖粒。

去年回老家,特意蹲在老槐树下等蝉鸣。树还是那棵树,树皮更皱了,可蝉鸣还是那么热闹。“吱——”一声接一声,有的急切,有的悠闲;“吱——”有的清亮,有的浑厚;还有几只蝉像是比赛似的,你一声我一声,把声音越拔越高,直到月亮升到头顶,才稍稍歇口气,变成若有若无的背景音,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夜里躺回凉席上,蝉鸣裹着月光涌过来,像奶奶的蒲扇,一下一下,把暑气扇走,把记忆扇得发亮。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蝉鸣本



身,而是那些和蝉鸣缠在一起的日子:奶奶纳鞋底的针脚,老槐树皲裂的树皮,葡萄架下的凉风,还有那些被蝉鸣填满的、漫长得像一生一样的夏夜。

如今奶奶走了,老槐树还在。今年夏天,我一定要再回去听听蝉鸣——不是为了怀旧,是想让那些藏在蝉鸣里的温暖,再把我裹一裹。毕竟有些声音,听过一次,就是一辈子。

## 孩子,我想抱抱你

□张加鹏

刚开学没几天,两位神情黯然的男女家长踏入办公室找我。这位年轻的父亲眉头深锁,本该梳理的头发和胡须都未打理,让他更显憔悴和无奈。孩子的姑姑眼眶泛红,欲言又止间泪水已夺眶而出。

这份沉重的情绪,让我心头一紧,忙追问究竟。原以为是这个爱扎马尾辫的圆脸小姑娘孙晓晓在学业或人际交往中遇到了难题,却不想等来的是令人心碎的噩耗——正月初九深夜,年仅37岁的母亲突发重病,还未来得及与两个年幼的孩子好好告别,便永远地离开了。听姑姑说起妈妈不在的那一幕:孙晓晓上五年级,弟弟才三年级,两个孩子跟着爸爸将妈妈送往医院也一夜未眠,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我们再也不淘气了,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考上好大学,妈妈回来吧……”那声声哭喊令人心碎,终究没能留住妈妈渐行渐远的生命……

他们这次来,是恳请我在日常教学中尽量避免提及“妈

妈”字眼,只因孩子深陷失去至亲的痛苦,变得自卑、敏感又缺乏安全感。我紧紧握住姑姑颤抖的手,郑重地点头:“放心,我明白。”

此后的课堂上,我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落在那个小小的身影上。讲《游子吟》时,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从口中说出,看着她微微颤抖的肩膀,我既想引导学生感受母爱的伟大,又因这句诗可能刺痛她而自责。每一次无意间说出“爸爸妈妈”,都让我懊悔不已。

一日课间,满头白发的奶奶站在教室外,寒风吹起她的发丝,露出写满憔悴与无助的脸庞。下课铃响,孙晓晓奔向奶奶,老人立刻将她揽入怀中,老泪纵横:“老师,您要多护着她点……没娘的孩子容易被人欺负……”我鼻子一酸,强忍着泪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坚定地说:“您放心吧,我会的。”并轻声安抚她,“别太难过,咱们得替孩子撑起这个家。”奶奶反复叮嘱,满

上课铃响起,这节课上,她坐得笔直,眼神从未有过的坚定。下课后,她和同学们一起欢笑奔跑,仿佛阴霾正渐渐散去。我知道,治愈伤痛的路还很长,但此刻的阳光,已悄然照进了她的心房。

## 红高粱,向阳生长

□梁英



鲁西南广袤坦荡的平原上  
生长着这样一种庄稼  
红高粱

春天  
一粒粒火红的种子  
摁进齐鲁的黄土地  
暖阳下,它们挺直腰杆  
节节向上  
千手,向大地深处汲水  
千脚,在泥土里攥紧力量  
正直,善良,豪爽  
是它的模样  
红色的风骨,将黄土地  
点亮

秋日  
红高粱的头颅,在风中昂扬  
粒粒红米,沉甸甸滚烫  
铺满了晒场  
像农人古铜的脊梁  
阳光倾泻金箔  
它们静静伫立  
等待归仓

冬天  
幸存的红高粱,红衣烈烈  
顶天立地,一身风霜  
严寒中,合着北风的韵律  
风雪中,迎着冰枪霜刀  
嘹亮歌唱

红高粱啊  
若想将它抹去  
须连根拔起  
砍断千手,剥离土壤  
斩断千脚,地脉斩断  
可它的精魂  
已熔铸进大地  
红色的心脏,兀自搏动  
炽热坚强

红高粱啊  
鲁西南平原的筋骨与血浆  
当春风又度  
每一粒蛰伏的星火  
都迸发红色的精气神  
在齐鲁的热土上  
向着太阳  
生长!生长!